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　鏞

謄録監生臣宋　禺

經濟類編卷七十六

明 馮琦馮瑗 撰

天類二

時令三則

劉安時則訓 孟春之月招揺指寅昏參中旦尾中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

始振蘇魚上負氷獺祭魚候鴈北天子衣青衣乘蒼龍
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
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
以出春令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
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
犧牲用牡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毋聚衆置
城郭掩骼薶骴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
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

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正月官
司空其樹楊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其
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
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
鷹化為鳩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
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
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
毋笞掠止獄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擇元日令民

社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端權概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二月官倉其樹杏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其位

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舟牧覆舟伍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内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

使諸侯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罼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乃禁野虞毋伐桑柘鳴鳩奮其羽戴鵀降于桑具撲曲筥筐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榦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

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宫鄉其樹李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螾出王瓜生苦菜秀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左个以出

夏令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行爵出禄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旱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四月官田其

樹桃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命樂師修鞀鞞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鐘磬執干戚戈羽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禁民無刈

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存鰥寡振死事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季夏之月招

摇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其位中央其日戊已戚德在土
其蟲蠃其音宫律中林鍾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
中霤祭先心凉風始至蟋蟀居奥鷹乃學習腐草化爲
蚈天子衣苑黄乘黄騮服黄玉建黄旗食稷與牛服八
風水爨柘燧火中宫御女黄色衣黄采其兵劒其畜牛
朝于中宫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令滂人入材
葦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以供皇天上
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

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黄白黑莫不質良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内其樹梓孟秋之月招揺指申昏斗中旦畢中其位西方

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求不孝不悌戮暴慠悍而罰之以助損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詰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姧塞邪審決獄平詞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凉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楝仲秋之月招摇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其位

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凉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宫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視肥臞全粹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

氣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始收聲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

蚕死八月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揺指戌昏虚中旦柳中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菊有黄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

收於神倉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命主祠祭禽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

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後已是月天子乃以
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
民多鼽窒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
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師旅竝興九月官候其樹
槐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其位北方其
日壬癸盛德在水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其數六其
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始氷地始凍雉入大水
為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食

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冬令命有司修羣禁禁外徙閉閭大搜客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葢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璽修邊境完要塞絶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厚薄營丘壠

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是月也工師効功
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為上工事苦慢作為淫巧必行其
罪是月也大飲烝天子祈來年於天宗大禱祭于公社
畢饗先祖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
勁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侵牟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
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
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仲冬之月招摇指子昏

壁中旦軫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黄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水益壯地始坼鴠鳴不鳴虎始交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

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熺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蚓結麋角解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閭

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季冬之月招摇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雉雊雞呼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

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

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袄祥四鄙入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扶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皡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强南方之極自北戸孫之

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絶兩恒山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黄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

問疾以送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絶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皥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辠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蓄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氷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

當罪閉闗閭大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奸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感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

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春行夏令泄行秋令水行冬令肅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行冬令格秋行夏令華行春令榮行冬令耗冬行春令泄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

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周密而不泄準

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斂敷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

充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湍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柳宗元時令二論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

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于人備乎事如斯而已矣觀月令之說尚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土宜無聚大衆仲春利隄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季春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工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

糞田疇美土疆土工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收斂務蓄采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謹葢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賦之數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

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關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絶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為之者乎夫如

是內不可以納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鼽嚏瘧寒疥癘之疾螟蝗五穀瓜匏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夭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兵革並起道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瞽史之語非出于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為君人者法也蓋非為聰明睿智者為

之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于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為之時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于是又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盪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顯明則後之人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為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

亂之術為之勤勤然書于方冊興亡治亂之致永守是
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為善所以滋
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
為禱禳厭勝鬼怪之事以大亂于人也且吾子以為畏
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
列于其前而猶不悟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為大經
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
奇衺其有嚣然而不顧者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

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為矣求之二史豈有復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興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于陳隋亦明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之信也用吾子之説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耳

牛希濟時論　或曰治亂者天之常也是以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至于蟲蝗疫癘水旱兵革皆時之數也若其聖人亦不能克是不然也何者天之于人也至

仁而信其資長百穀草木觸類之物皆所以仁于人也故懼物之不生也春以發之物之不成也夏以長之物之不齊也秋以肅之物之不實也冬以堅之物在陽畏其暵也故夜降雨露以潤之在陰畏其終也故伏陽以蓄之人之不之止也故晦明以息之人之不之時也故馳時以警之日月星辰雷電風雨霜露之作無不私于人也焉有為蟲蝗之時以害其禾稼為水旱之時以蕩其生物為疫癘之時以毒其性命為兵革之時以流其

脂膏者上天埀象昭鑒萬物之情始兆髙明之象已著未嘗不丁寧先視之于人俾知者通其變而修其德以為之防知而不修夫何言哉聖人所以觀乎天文以察其變又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則天之明斯其㫖也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皆所以變達于其君若闇祥而逸福必為禍見禍而懼禨益為善時無必定之災桑穀乃中興之道數無可保之福烏雀為滅亡之運其或有戰爭水旱災沴之世皆生民之所感

曾無時日之限而及之也且民之所為也繄時君之教化若以忠孝恭儉為治皆可封也暴亂聲色為好皆可誅也居時之和為可誅之教上帝之仁且不能祐曆時之亂為求治之具神功之力必可以恕或者曰三皇之世不能無戰爭堯湯之君不能無水旱豈聖德有闕歟葢時使之然也夫戰之大者孰踰于阪泉不周之役人謀之可與乎兵力之可支乎卒滅于有德水旱之數豈過于堯湯之代人無饑色國有常歲若今之世一年之

水一年之旱豈惟人不粒食國無儲矣焉能感治水之命有疏鑿之功為桑林之牲契禱祈之願若時數之必然即當數足而後已豈復有中救之道是知天時不能違于聖德明矣至于長史為一郡一邑之政飛蝗尚不入其境醫門以藥劑之和可以拒時之疾又若時數之一槩寧有擇其地而遺其人哉况宋景一言之善罰星退舍漢之感德日馭再中其餘感應之跡布在方冊是以知天道甚遠人事至近又易履之説曰素履貞吉幽

人之貞所履若吉凶人尚且不懼况聖人乎希濟以為亂無時為人君所行求治則治忘理則亂雖復求治積年一日違之禍不旋踵國亦如之皆非拘忌之家所能執必矣

歴 六則

司馬遷歴書　昔自在古歴建正作於孟春於時氷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鳺先滜物迺歳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雞三號卒明撫十二節卒于丑日月成故

明也明者孟也幽者幼也幽明者雌雄也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于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于西正不率天又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矣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黄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徳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

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洊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凟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歷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

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葢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邪于終履端于始序則不愆舉正于中民則不惑歸邪于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于彊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

時獨有鄒衍明于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兵戎極煩又升至尊之日淺未暇遑也而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歷及張蒼等咸以為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至孝文時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

服色當有瑞瑞黄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歴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張蒼自黜所欲論著不成而新垣平以望氣見頗言正歴服色事貴幸後作亂故孝文帝廢不復問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閎運算轉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封泰山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葢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

然葢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班固律歷志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

民信也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黄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蒼首律歷事孝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王莽秉政欲糴名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之最詳故删其偽辭取正義著于篇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

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本起於黄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歴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徑象乾律黄鍾之一而長象坤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虚之象也夫推歴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

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埙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

方唱始施生為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緐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損或益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

應也律十有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吕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黄鍾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吕以旅陽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吕三曰應鍾四曰大吕五曰夾鍾六曰中吕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黄帝之所作也黄帝使泠綸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閒而吹之以為黄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黄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
君之服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
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
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以
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
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

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

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巳也位於戌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黄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之道陰與陽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令種剛彊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楙之於六合之内

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族為人統律長八寸象八卦伏羲氏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為三統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二故置一得三又二

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歴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黄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故置一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

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為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蔟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乘焉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隂道理内在中餽之象也三統相通故黄鍾林鍾太蔟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為合六為虚五為聲周流於六虚虚者爻律夫隂陽登降運行列為十二而律吕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故孳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茆於卯振美於辰已盛於巳咢布於午昧薆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閡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盛於丁豐楙於戊理紀於己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

然後陰陽萬物靡不條鬯該成故以成之數忖該之積如法為一寸則黄鍾之長也陰陽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為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數陰陽

之象也分者自三徵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蒦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

爵禄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黄鍾始於黄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

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

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

均於鈞終於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於子黄鍾之象也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均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

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內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吕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

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咏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羣儒博謀講道修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正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内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

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歷數之起上矣傳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復育重黎之後使纂其業故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歷法故自殷周皆

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三
代既没五伯之末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
故其所記有黄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戰國擾攘秦兼
天下未皇暇也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乃以十
月為正色尚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
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為微
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
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

壺遂大史公司馬遷等言歷紀壊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寛明經術上乃詔寛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寛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為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絶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宜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隂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

則於是廼詔御史曰廼者有司言厯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讐也葢聞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法斂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厯廼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離弦望廼以前厯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

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歳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爲算顧募治歴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歴迺選治歴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閒治歴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歴其法以律起歴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黄鍾紀元氣之謂律律

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歴不藉名曰陰歴所謂陽歴者先朔月生陰歴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曰陽歴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歴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歴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太初歴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歴以平為太

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鳯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黄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隂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一家以元鳯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

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夫歷春秋者天時也列人事而目以天時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陰陽之中制其禮故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

以成是以事舉其中禮取其和歷數以閏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周道既衰幽王既喪天子不能班朔曾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歷以為在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也自文公閏月不告朔至此百有餘年莫能正歷數故子貢欲去

其餼羊孔子愛其禮而著其法於春秋經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言告朔也元典歷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為善又曰元體之長也合三體而為之原故曰元於春三月每月書王元之三統也三統合於一元故因元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十一三之以為實實如法得一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

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也上生六而倍之下生六而損之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也律娶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傳曰天六地五數之常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夫五六者天地之中合而民所受以生也故日有六甲辰有五子十一而天地之道畢言終而復始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黄鍾其實一龠以其長自乘故八十一為日法所以生權衡度量禮樂之

所繇出也經元一以統始易太極之首也春秋二呂目歲易兩儀之中也於春每月書王易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易四象之節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敗易吉凶之效也朝聘會盟易大業之本也故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傳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合而為十成五體以五乘十大衍之數也而道據其一其

餘四十九所當用也故蓍以為數以象兩兩之又以象三三之又以象四四之又歸奇象閏十九及所據一加之因以再扐兩之是為月法之實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日數也而三辰之會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并終數為十九易窮則變故為閏法參天九兩地十是

為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三十是為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於朔旦冬至是為會月九會而復元黄鍾初九之數也經於四時雖亡事必書時月時所以記啓閉也月所以紀分至也啓閉者節也分至者中也節不必在其月故時中必在正數之月故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誖此聖王之重閏也春秋曰舉正於中又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為民故魯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失閏至在非其月梓慎望氛氣而弗正不履端於始也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於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

日月起其中凡十二次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斗建下為十二辰視其建而知其次故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大數也經曰春王正月傳曰周正月火出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為首登三統之首周還五行之道也五行與三統相錯傳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然則三統五星可知也易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太極運三

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其於人皇極統三德五事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塡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成大周陰陽比類交錯相乘故九六之變登降於六體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二象十有八變而

成卦四營而成易爲七十二參三統兩四時相乘之數也參之則得乾之策兩之則得坤之策以陽九九之爲六百四十八以陰六六之爲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陰陽各一卦之微算策也八之爲八千六百四十而八卦小成引而信之又八之爲六萬九千一百二十天地再之爲十三萬八千二百四十然後大成五星會終觸類而長之以乘章歲爲二百六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而與日月會三會爲七百八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而

與三統會三統二千三百六十三萬九千四十而復於太極上元九章嵗而六之為法太極上元為實實如法得一陰一陽各萬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天下之能事畢矣

黄帝造歷元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作太初歷劉歆作三統歷始立積年日法以為推步之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歷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征西域以金大明歷不應製庚午元歷上之蒙古主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亦自灼羊胛以符之然後行歷

元行授時歷郭守敬等以為金雖改歷止因劉宋之歷微加增益未嘗測驗於天況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汴宋舊儀今多不協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

等創造儀像圭表為器凡十有三復遣監候官十四人分道測驗凡二十七所徧參歷法酌取中數成新歷上之言自漢以後歷法經七十改創法者十三家今所考正者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年月日法之傅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獘歷上賜名曰授時頒之天下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

明 馮琦馮瑗 撰

天類三

祥瑞八則

周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

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
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
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于吾國之黄髪久矣天之
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邪有則盍朝之然後周公
敬受其所以來矣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
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于郭外使人告孔子
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

泣霑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
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漢劉向辨物篇 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
德盛則以為畜治平則時氣至矣故麒麟䴥身牛尾圓
頂一角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擇土
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紛乎其有文質也幽
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黃帝即位惟聖恩承天明
道一修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影像夙夜

晨興于是乃問天老曰鳳儀何如天老曰夫鳳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鶴植鴛鴦思麗化枯折所志龍文龜身燕喙雞喝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頂揭義背負仁心信智食則有質飲則有儀往則有文來則有嘉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聲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光興八風氣降時雨此謂鳳儀夫惟鳳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

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之像一者鳳過之得二者鳳下之得三者則春秋下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黄帝曰於戲盛哉于是乃備黄冕帶黄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黄帝降自東階西面啓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于是鳳乃遂集東囿食帝竹實棲帝梧樹終身不去詩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此之謂也

終軍濟南人年十八至長安上書言事漢武帝異其文拜謁者給事中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又得竒木其枝旁出輙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終軍對　臣聞詩誦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内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

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懸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者退而勞力刑于宇内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遠三宫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于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于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于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

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于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工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于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斯拱而俟之耳

宣帝時黄霸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于治民及為丞相總綱

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

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
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
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微信奇怪也
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
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
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
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

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于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姦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名上

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鮑照河清頌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像于人工言古者

先考績于今鴻羲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嶽雕篆素昭德

垂勲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

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文蠙爰

定祥歷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

頌聲為之而寢詩人于是不作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應龍木之精俯協龜水之靈君圉帝寶粲

爛瑰英固以業光曩代事華前徳矣聖上天飛践極迄
兹二十有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含生阜
熙文同軌通表裏鴦福曜徳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外
夷貊懐恵秩禮恤勤散露臺之金賑民舒國傾御邸之
粟約違廹脅奢去甚泰讌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入
優游鯁直顯靡失心幽無怨覔精焰日月事洞天情故
不勞仗斧之使號令不肅而自嚴無辱鳳擧之事靈怪
不名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農商野廬邊城偃折

冀馬南金填委內府馴象棲爵充羅外苑阿紈纂組之饒衣覆宗國魚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繁軼五陵宮宇宏麗崇冠山川閭閈有盈歌吹無絶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秀銅池發膏畝宜以竭薦郊廟和協律呂烟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夙興昧旦若有望而未至宏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

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藴儷頌于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于内三靈佇睠九壤注心旣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者也然則古人所未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信哉

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誅華羯黠束顙象闕武功也鳴禽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同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為侶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𨘻命潤色縢榮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寀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于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

褒之屬馳金羈于後絶景揚光清埃繼路故班固稱漢
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
言之斯廼臣子舊職國家通議不可輟也臣雖不敏敢
不勉乎乃作頌曰窺刋崩石捃逸殘竹巢風寂寥羲埃
綿邈鉅生大年贍學淵閎肇繡成景粉繢顓軒徒覿井
科未睹天河亘古通今明鮮晦多千齡一見書史登歌
旋我皇駕揆景方塗凌周躐殷蹶唐轢虞如彼七緯累
璧重珠高祖撥亂首物定靈更開天地再鑄羣生帝御

三傑龍步八埛朔南暨教海北騰聲淪深格髙浹遐洞
冥覔鼎還宋玄圭告成大明方嶽鴻光中徽聖命誰堪
皇歷攸歸謀從筮協神與民推黄旗西映紫蓋東輝納
瑞螭玉升政衡機金輪豹飾珠冕龍衣正位北辰垂拱
南面天下何思日用罔倦復禮歸仁勸恒通變一物有
違戚言毀膳菲躬簡法厚下安宅謙德彌光損道滋益
孝崇饗祀勤隆耕籍饋酎秋羊封墐春骼嬰耄兼粱鰥
孤重帛體由學染俗以教遷禮導刑清樂崇風宣分衢

讓菑折訟推田野旌伏彥朝賞登賢儒訓優桀武節猋
鷙文憲精弘戎容犀利樞鈐明審程襲周備吏礪平端
民羞幸覬桴鼓凝堠烽驛垂轡銷戟長兵歸為農器閩
外水鄉鄣表炎國隴首西南渤尾東北赩赩嶺丹渾渾
泉黑移琛雲兜轉隼印焚狼歌薦功烏譚陳德治博化
光民阜財盛斑白行謠青綺高詠雲表幽和物章明慶
麗植雕質蠢行藻性仁草晨葟德宿宵映海無隱飈山
有黃落牛羊內首閭戶外拓瑞木朋生祥禽輩作薰風

蕩閨飴露流閤器範神妙劑調象樂匪直也斯偉慶芳
溱注彼四瀆媚此雙川伏靈逑紀閟貺遐年澄波 欽嶽
鏡流淴山泉室凝澂水府清涓俛瞰夷都降眂驪淵朱
宮潛耀紫閣陰鮮昔在爽德王風不昌廼溢廼竭或壅
或亡潔源濫壑曾是未央先民永慨大道悠長云何其
實鍾我皇閒諸師說天竦聽容分介焉如響匪遠惟疾
矧是皇心妙夫貞一左右天經户牖人術訏謨布簡緜
言盈室穖有緜祀清豈崇日一人之慶吹萬稟和靈根

方圓修源重波副脊貳括帝體皇柯景雲蔚嶽秀星駢羅垂光九野騰響四遐輔車鼎足磐石虎牙世匹周室基永漢家泰階既平洪河既清大人在上區宇文明樵夫議道漁父濯纓臣照作頌鋪德樹聲

唐德宗時澤川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廣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毋得上獻内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外國屢獻

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𤞤鬬鷄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宫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文宗時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近法門寺民閭訛言佛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兎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

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
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
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
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芝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
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于人故
足尚也至于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黄龍
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龍白鹿以駕芝蓋以是觀之瑞豈
在德顧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

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于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祠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災異二十八則

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于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宮室營邪女謁盛邪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

已而天大雨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于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于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于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

生巨國家必祉王名必倍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反為禍至殷王武丁之時先王道闕刑法弛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于朝意朝亡乎武丁恐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逆天時得禍反為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夢者所以警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

政惡夢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為福太甲曰天作
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周靈王時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
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
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道也澤水之鍾也夫
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
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
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

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逸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道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封殖九藪汩

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名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唯有嘉功以命姓受賜迨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閒之以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絶後無主堙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黄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閒之度于天地而順于時動龢于民神而儀于物則故髙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

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雝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朝夕儆懼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下不儀地中不龢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五則是以

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隷下夷于民而亦
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而受天之豐福享民
之勲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
崇之子孫或在畎畆由欲亂民也畎畆之人或在社稷
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逺近在夏后之世
將焉用飾宫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
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
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皆亡王之

為也上下儀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

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陽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楚以為凡遭水旱天子宜

正刑修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宋大水魯莊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

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于士弱曰吾聞之宋災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大雨雹季武子問于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賔食喪祭于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黒牡

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七

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巳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

朔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

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月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

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
子太叔曰寳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
愛焉子産曰天道逺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
未災也里析告子産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
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産曰雖可吾不足以定
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産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
作子産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

勿出于宫使子寛子上廵羣屏攝至于大宫使公孫登徒大龜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宫出舊宫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寛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

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産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旣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

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生新也天事恒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虚也陳太皡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

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

司鐸火火踰公宫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宫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

從之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

甚大善矣夫御廪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廪者寡人寳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于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猶入賀何為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于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顔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漢元帝時有日蝕地震之變問匡衡政治得失衡上疏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

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

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

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困乏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賦歛多

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忻忻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蓺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京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不欲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拜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

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來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

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

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猶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説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翼奉因地震為后舅封事　臣聞之于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歴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怳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于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懐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恵靡有闕遺罷

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官錢恩澤甚厚又舉
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
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
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内逆
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蝕地變見于竒物震動
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臓六體五
臓象天六體象地故臓病則氣色發于面體病則欠申
動于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歴以甲

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䟽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䟽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勢尤奢僭過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

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

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
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
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
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
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于朝則萬物
和于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
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消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

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于内萬國驩于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于下天應報于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貽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

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簒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阤二

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
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
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
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螟螽
螟螽于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
敗其師于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
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

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否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

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于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霜雪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于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

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

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于魯季斯與叔孫俱宦于泰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旣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

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

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歴周唐之所進以為

法原春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壊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别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羣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成帝時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劉向惡此異語在

五行志懷不能已復上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歳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歳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歳間而八食率二歳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

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歴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

井乃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影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

託末屬誠見陛下寛明之德兾消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䝱䝱數姦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宫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輙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谷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衛尉淳

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大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披堅執鋭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絶命隕首身膏草野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永幸得免于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

之辭忠臣之于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没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邉陲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
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
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
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
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骨肉羣
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
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川崩潰水泉
涌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

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值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蜂起多于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

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瞻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于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閑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

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宫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于百姓困而賦斂重發于下怨

離而上不知易曰乜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窮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于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

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于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

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悟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勵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于上禍亂伏于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

言黑龍見疏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輙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寛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于前不懼于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于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効易

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廷獄大為亂阱榜箠瘩于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逮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殽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

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又反故又廣旴營表發人塚墓斷絶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一相救詩云殷

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以鏡考已行有不合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于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悟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僻之惡

志勵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宫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己復禮無貳微行出飲之過以防廹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宫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宫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飡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

夜孳孳畏省無怠舊愆必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
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
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
邉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杜欽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
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
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外域侵中
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

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殆爲後宮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咸以類相應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

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爲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揺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宫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于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欲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

之人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

光禄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禄勲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事　虞有宫之竒晋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于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

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内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寑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哀帝時息夫躬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又訛言行詔籌經歷

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邉兵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猒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王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勑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歴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皁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

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若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于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

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宣復

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飡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

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輙大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讐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皆可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髙門去省户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孔光日蝕對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强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以大中不立其傳曰

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乃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

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説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于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于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于應天塞異消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杜鄴日食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畀畀者隨尊尊者兼畀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也女雖貴猶為其國陰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于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內廹恵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恵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

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按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于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不敢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

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

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

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縁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

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

屯寵意并于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

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

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

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剌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䟽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鷄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説喜上帝

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禄何嫌不報

李尋災異對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

聖意以傒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
聞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
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
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災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
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
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
有云為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
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曰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蛕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内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絶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

陰禁得作閭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絃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閭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强所惡

以崇社稷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
令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
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
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
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
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

勢微言毁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内亂宜察蕭墻之内毋忽親踈之微誅放佞人防絶萌芽以蕩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絶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

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奥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經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夫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熚熚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静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

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于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隅塞至絶繼嗣女宫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無以異又不通一蓺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才君子于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經濟類編卷七十七